



台灣地理百科

taiwan 34

沃克漫青◎著

台灣大河小說《浪淘沙》著者 東方白◎推薦

台灣的人文步道

路
頭低低的
不說一聲嗨！
遠躲著風雲
只有眼神傻傻的來
等，等，等，等
候著遲到的人



本書簡介

人類選擇雙腳步行以後，除了生存的原因之外，必定還有更好的用途，就好比塗鴉符號的記錄終發展而成藝術。《台灣的人文步道》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份是作者在漫步中所領悟的道理，漫步可以與文學、建築、藝術以及其他的美好事物相逢，在這個部分可以發現漫步的理論基礎。其次，選擇台灣各地具有特色的人文步道，這裡有為民衆所設置的文學步道，也有作者個人發現的私房步道，總計有北部（松江詩園、中山南北路、敦化南北路、淡水真理街、新竹尖石等）、中部（大甲鐵砧山、台中麻園頭溪文學步道、東海校園區、霧峰林家菜園、彰化八卦山文學步道）、南部（台南鹽水田寮的台灣詩路、美濃台灣文學步道）、東部（太魯閣砂卡礑步道）。

讀書共和國！
等你落地入境

全世界網路閱讀族站起來！
盡興徜徉共和國的大街小巷，
精神糧食吃到飽。
書冊故鄉，閱讀夢土，
讀書人的理想國就此開展。

SINO

<http://www.sinobooks.com.tw>

34 台灣地理百科

台灣的人文步道

Taiwan



東方白◎推薦 沃克漫青◎著



遠足文化
Walkers Cultural



推薦序

漫談漫步

我是終生熱誠的漫步者。從高一開始，我每天傍晚就由「圓環」騎腳踏車到「第九水門」的淡水河中的沙洲去散步與體操；高三生病休學期間，我每晨四點即起，徒步行兩小時到「圓山」的樹林去散步與運動，過後再走兩小時回到「圓環」的家；初來加拿大「莎城」(Saskatoon)的時候，我每天踏雪到結冰的「莎河」樹林漫步與冥想；以後搬到「愛城」(Edmonton)，我每個星期例假都開車到「白溪」林中漫步與靜坐。「漫步」變成了我——「空氣」、「水」、「陽光」之外——的第四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因為它讓我的身體恢復疲勞、讓我的頭腦獲得休息；它減輕了我長年的憂鬱、豐富了我文學的靈感……

既然是「漫步」的愛好者，平時自然就非常注意與「漫步」有關的故事，特別是涉及「名人」的，興趣尤其濃厚，每每過目不忘，如數家珍：

柏拉圖於兩千年前在雅典的橄欖園裡邊漫步邊對學生講述他的哲學。

貝多芬於兩百年前在維也納森林邊漫步邊譜他的「田園交響曲」。

柴可夫斯基在莫斯科時每天做三次漫步，幾乎他所有的樂句都是在午後的兩小時長途漫步中即興草成的。

康德一生住在王城 (Königberg)，每天下午準三點半提手杖到菩提樹的林蔭小徑漫步，構思他的《純粹理性批判》。唯一一次例外，就是當他讀盧騷的《愛彌兒》時，讀到忘記散步。

托爾斯泰每天必在他自己的雅莊 (Yasnaya Polyana) 林中漫步，構思他的《戰爭與和平》。

尼采常常到日內瓦旅居，他尤其喜歡在日內瓦湖的拉勃羅灣 (Guif of Rapallo) 的灣畔小徑漫步，他

的《蘇魯支語錄》第一部便是在這小徑上獲得靈感于十日中完成的。

愛因斯坦于美國時每天在普林斯頓的校園漫步，亟思解決他後半生《統一場論》的困難問題。

佛洛伊德每天在維也納公園漫步，解開了人類內心之謎，寫成了《夢的解析》。

甘地即使老弱到不能走路的時候，每天依然拄著柺杖，由兩位甥女左右攙扶，到農地做固定的漫步，于路上與尼赫魯等一些愛國志士商討印度的獨立大計。

有一個「漫步」的故事最雋永有趣，最印象深刻——英國的田園詩人華滋華斯（Wordsworthy）一生喜愛漫步，他十七歲考進了康橋大學，大學時期就跟一位朋友徒步漫遊了法國、義大利、瑞士與德國。中年鄉居期間，他每天走十四哩路，于約克鎮與牛克鎮之間來回的漫步。當時的維多利亞女皇因為喜讀他的詩，有一天就把他召進白金漢宮，跟他從「詩」談到「漫步」……女皇問他說：

「我聽說你很喜歡漫步，請你告訴我，你認為整個英國，哪一段路風景最美？」

「從約克鎮到牛克鎮的這一段路風景最美。女皇陛下。」

「那麼，你認為哪一段路第二美？」

「從牛克鎮到約克鎮的這一段路第二美。女皇陛下。」

「這就奇了，你說的那一段路，我馬車也不知坐過多少回，我看風景並不怎麼樣。」

「那是因為你坐在車裡，只看到一個世界；而我走在路上，可看到兩個世界。女皇陛下。」

這故事頗富禪意，至於華滋華斯所謂的兩個「世界」究竟是什麼？就讓讀者去「漫步」揣摩了。

我的年輕朋友胡文青最近寫了《台灣的人文步道》這本有關「漫步」的有趣的書，請我替他寫篇「推薦文」。我這人一向真實，不會應酬，「推薦文」寫不出來，只好以這篇「漫談」充數了。



2013-9

Contents

推薦序 漫談漫步 東方白 02

總論 06

- 文學漫步・漫步文學
- 與文學家漫步
- 台灣文學界的一場馬拉松之役
- 從故鄉到異鄉—散步永不停歇
- 不能感動，說這麼多又怎樣？
- 只求歷史的真與文學的美
- 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從漫步、建築符號到文學語言
- 鑲嵌的文學與藝術
- 漫步與速度有關
- 準備好漫步

北部 48

50 中山北路 從青春戀歌到美術之路

60 中山南路 從台北古城到文學之路

68 敦化南路 鑲嵌的文學與藝術之路

74 松江詩園 詩句落腳在城市公園

84 淡水真理街 詩美之鄉・寧靜之街

98 新竹尖石 那羅花徑文學步道

中部 110

- 112 大甲鐵砧山 江山萬里傳奇步道
118 台中東海 從東海花園到文理大道
126 麻園頭溪 溪濱公園文學步道
138 霧峰萊園 文史風華步道
144 彰化采風 八卦山文學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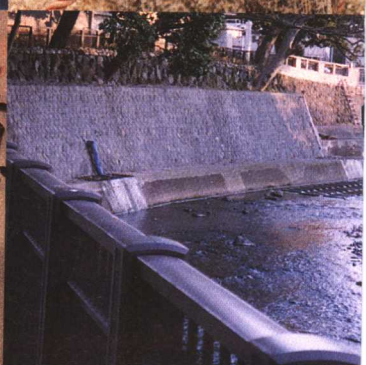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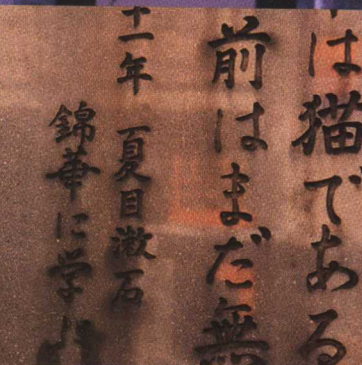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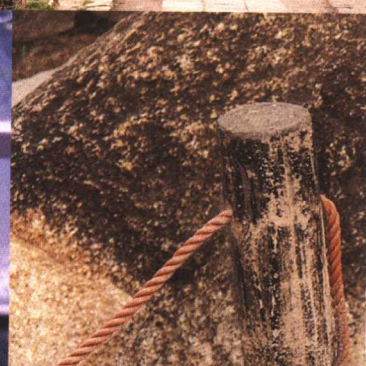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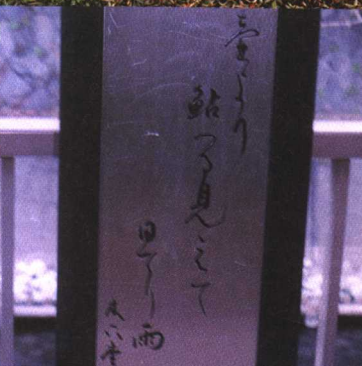
東部 172

- 174 花蓮山水對話 砂卡礑步道

南部 152

- 154 鹽水田寮 台灣詩路
162 美濃尖山下 台灣文學步道園區

182 我的閱讀線索 & 步道筆記



總論



有次，想看雪，去看真正下的雪，新幹

線列車從新宿出發，我想隨遇而安，只

要窗外有下雪，就是下車的地點，雖然

選擇往北，那時卻是氣候選擇了我，讓

我在越後湯澤驛下車。出了車站，雪正

好窸窣窸窣的下了起來……

文學漫步 · 漫步文學

那年二月，獨自一人遊蕩到日本東京，原本參考了多本旅遊書，認真在紙上規劃的行程計畫，一星期後終於漸感不耐，於是決定放任自己走到哪看到哪，無須有特定目的地，就讓身心漫遊在東京和京都之間。

有次，想看雪，去看真正下的雪，新幹線列車從新宿出發，我想隨遇而安，只要窗外有下雪，就是下車的地點，雖然選擇往北，那時卻是氣候選擇了我，讓我在越後湯澤驛下車。出了車站，雪正好窸窣窸窣的下了起來，一時興起，覺得應在小鎮裡找一處露天風呂泡泡湯，車站旁旅客服務中心內，操著蹩腳英語和臨陣磨鎗的日語，一番比手畫腳後，才找到可落腳的旅店。離開遊客中心時，雪降得更急，當我順著緩坡，踩著溼漉漉的街道尋去途中，卻意外遇見了街上立有川端康成字樣的告示牌，我一下子醒悟了，這個小鎮不就是川端筆下的「雪國」？長年覆蓋著浩浩皚皚一片白雪的溫泉小鎮

如果搭乘日本新幹線500型列車，東京—京都起訖，全程約八百公里，行車時間不到3小時。





穿過縣界長長的隧道，便是雪國。夜空下一片白茫茫，火車在信號所前停了下來。

出了車站，眼前是一片白茫茫的覆雪，久待了會讓人忘記時間。

錯過了開館時間，只得在紀念館前停駐片刻，我重新走找那間飯店，只能回望芒雪中的紀念館。雪國的車站，駒子執拗的送走了島村，是否也是往返這條街路？《雪國》的時空被凝縮在冰封中的溫泉小鎮，島村在東京與小鎮之間來來回回幾次，徘徊在葉子與駒子的感情世界裡，故事收尾在焚燒、死亡與瘋癲中，結束了三人的感情。我踩著碎雪繼續想像著，也許再冰冷的國界也無法禁錮情愫的流動，不管是愛是憎，只可惜雪國的結局不盡如人意。

這家飯店接受不宿泊的旅客泡湯，一個小時只需



《雪國》在台灣被多次翻印，歷久不衰。（木馬出版）

連泡湯的小旅店都有紀念郵戳，可見日本觀光事業發達。



日幣一千圓。當我裸身浸入露天風呂時，零度以下的雪還飄著，溫泉的氤氳浮扭在水面上，輕飄飄的雪跌坐在發燙的肌膚，那時曾呆呆望著結晶的雪花被溫度吸凝成水珠，最後滑落泉水中，一直天真以為飄落中的雪晶會瞬間消融於蒸濛的半空中，想必是誤解了。看著天色漸漸淡出，泡湯的人也從三個、二個，離剩一人，昏黃的街燈由溫泉池邊點燃，雪仍然下著，就在這短短的一小時內，雪國小鎮讓我難以忘懷。



伊豆踊子號列車因文學中的踊子而命名，車廂內位置設計貼心，完全考慮每個乘客都能有最佳的景觀位置，旅程從一上車就已經開始了。



伊豆因文學而偉大，書影為《伊豆的舞孃》。（木馬出版）

有次，選擇了「踊子11號」列車，出發前往伊豆半島，想走走年輕的「我」若即若離跟著薰子的路線，「我」與巡迴藝人一行人相遇在天城嶺的茶館，淡薄的情愫在「我」的心裡慢慢發酵、萌芽。在熱海更換了不同列車，車廂內部佈滿鮮花非常貼心，賞花的季節正開始，最早就是從半島捎來春的氣息，由於考慮周到，一邊座椅橫斜走道並向車窗靠攏，乘客擁有最棒的位置，可以正面朝窗，觀賞窗外風景極為輕鬆，而窗外有相模灣，海灣外有大島，我不禁想起北迴鐵路，宜蘭外海的龜山島也有相同景色，大島是巡迴藝人的家鄉，列車爬行中，我目送著大島緩緩向前游去。故事終了前夜，「我」終究忍不住流下了蒼白的淚水，並於隔日與藝人分手於下田的港口，《伊豆的舞孃》好似一部啓蒙小說，年輕人揮別青春邁入成年的儀式，往往以一段若有似無的戀情逝去作為開始。

這段旅程終究沒有成功，時間不允許我用一天的時間來回伊豆的踊子步道和東京之間，那時我想何



不途中下車？常見日本旅遊節目中旅人熱衷的遊戲，於是我跳過熱海選擇了伊東。也說不上來為何是伊東，只想避開熱鬧的城鎮，尋一處寧靜的社區，最好有溫泉可泡。照例問出一家溫泉旅店，那個湯後的下午，步出飯店，彷彿老天安排，讓我再次遇見了文學，帶我走上一條伊東文學步道。步道依靠在河的兩岸，沿河卿卿我我，溪水清澈見底，潺潺流向伊東外海——相模灣，巡迴藝人要返鄉的大島就浮現這片大海上，河岸兩旁草木扶疏，染有痾紅的櫻花點綴其間，我踩著微醺的步履蹣跚回到車站，而那些不懂的文學家生平與詩句，以及意外的驚喜卻在步道上留下來了。



伊東文學散步道幽靜清爽，泡湯後適合散步。



一些詩人在步道上留下了詩句，雖不識字仍倍感幸福。



本と人に出会うまち
神田古書店街
古書店のことがなんでも、世界一の神田古書店街で。

「BOOK TOWN」 <http://www.book.tokyo.or.jp>

要逛古書街必先找到地圖，才能盡興。



日文版《我是貓》，在古書街尋獲的。

夏目漱石碑位於小學校後辭巷，如果沒有地圖，要碰上它需要一點運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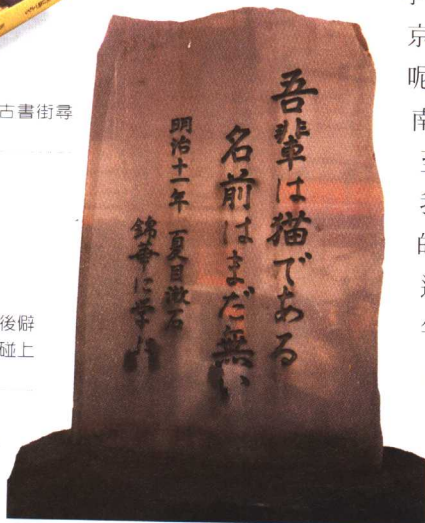
有次，在東京神田古書店街區閒晃了三天，尋訪一些資料，朋友介紹當地一家古書店，老闆熱心助人，幫我敲開了許多古書店與出版社大門，雖然最後無功而返，仍對他感激不盡，告別的那天下午，在他店裡我買下了《水之妖精系譜》。重新踏上神田歷史街道的那個午後，帶著一本愛書人呵護過的書，途經御茶之水小學校時，偶遇了在學校院後的那座「夏目漱石之碑」，碑上的日文刻字行雲流水，但仍依稀可辨草書「貓」字，碑石靜靜的座落於街角，不曾開口說話，卻勝過千言萬語，對街附近有間羅多倫咖啡館，那天也帶著尋到的一本《我是貓》，點上一杯BLEND COFFEE，陪夏目漱石啜飲了整個下午。

有次，搭上東京大江戶線電車，看著電車路線圖，隨意挑選「築地」、「月島」、「清澄白河」、「森下」等站下車，「清澄白河」的名



古書街的包裝紙

字很美，尤其在偌大的東京都，究竟是什麼地方呢？我恣意捨棄了旅遊指南，選擇意外，心隨身至、身隨心走，那天一早我隨著心來到這裡，町區的街道整齊劃一，觀光客還未見湧入，清早商店大半未開，無所謂，能這樣走著已經很幸福了，





日本漫畫也有介紹芭蕉行旅—奧之細道

江東區芭蕉紀念館也是無意間遇上的

沒有結伴而行的勉強，獨自一人更能感受異國風情迎面吹拂，閒逛的那天，無意間文學又再一次找上了我。町街路口立有社區地圖，圖裡標示出的一點——「芭蕉紀念館」勾引我的注意，是他嗎？是日本俳句名人松尾芭蕉嗎？我選擇離開商店街，熱切搜找芭蕉紀念館。芭蕉一生的行腳奇特，打動了太多文人雅士與旅人，頻頻追尋他的足跡——奧之細道。紀念館位於隅田川畔，是當年芭蕉行旅的出發點。的確，那是松尾芭蕉的紀念住所——芭蕉庵，順台階走上史跡庭園內庵亭，彷彿傳來撲咚一聲，詩人吟哦出的俳句躍入河中

ふる池蛙飛こむ水の音

不知怎地，那是心情沈澱多於逸樂的一天。

在路上漫步久了，有時候文學風景會自然而然的找上來，也許一年後，也許更久，真會有那麼一天，你也可以撞上自己的文學風景與文學因緣，只不過因緣往往會在料想不到的時候出現了。



與文學家漫步

來！第一次聽他講古——

有一種快樂是與自己的第一次經驗有關的……

第一次遇見大河小說《浪淘沙》作者東方白已是七年前的事了！我仍然記得1996年秋末生平第一次搭飛機的經驗，機身先是緩緩往起跑點滑動，回過機鼻後，接著飛機就開始加速急奔了起來，還在擔心飛行到底是什麼感覺時，沒一會兒，機身已仰角拉出跑道，因反作用力作用，身體隨之後仰，一顆心瞬間陡落，由口中又嚥回肚裡，抽離的酥麻感隨即從頭頂竄流至腳底，神經緊繃感還未舒緩，飛機已攀升至半空中了，待飛機穿過雲層，不再劇烈搖晃時，東方白才回過頭來問我第一次飛行的感覺。

這是我第一次的飛行經驗，也是在往後十天單獨陪伴東方白夫婦踏上全島演說的開始，有時候對於別具意義的第一次經驗總是在生命的底層烙下深痕，而且永難忘懷。我常想，在我的生命中會遇上東方白是否也算是一種緣份，在〈命定〉一文中東方白提出一種命定說，彷彿他該走的路、他的一生都是為了寫《浪淘沙》而活，不過我倒是覺得命定只是因緣的歸納罷了，寫完《浪淘沙》，東方白也不知道往後的十年是什麼光景，他也沒想到竟又花了另一個十年的力氣寫出了他的一百二十五萬字的文學傳記《真與美》。生平第一次搭飛機，也是第一次與東方白一起飛行，或許不能算是一種命定，但肯定會是一種緣定吧！包括在這一次巡迴演講活動中，一些純粹只因喜愛《浪淘沙》，不求回饋而



《浪淘沙》，歷時十年歲月，寫成一百五十萬言。



全力幫助與招待我們的人，這一次永難忘懷的經歷雖然未曾親口告訴東方白，但我想說的是，第一次陪白夫婦搭飛機、遶台灣，十分快樂！

九六年巡迴演講總共安排有基隆、澎湖、花蓮、台東、屏東和新竹等六個地點，當我們踏上澎湖時，已是吹起東北冷風的季節了，因為難得有機會能夠如此貼近東方白，所以抵達澎湖當天午後，我也興起了訪問東方白的念頭。那時《真與美》已在《文學台灣》連載了四年，裡頭的人物鮮活重現，主要在於「一個好作家對個性的描寫必須在原始固定的個性中加入變動的因子，而在變動之中又有不可磨滅的固定個性」。而《真與美》的特別之處就是不限於說故事，他也運用幽默風趣的筆法來描繪人物的個性與對話，陳芳明教授亦曾認為《真與美》真正是一部以生命寫成的書，「他用他的生命當基礎，再用最美的想像，使這部作品變得相當豐富。」人生有幾個十年，而東方白的一生就花了二十年來寫就《浪淘沙》和《真與美》，個人的意志力與毅力的確令人佩服。九〇年一場「浪淘沙」文學座談會，東方白感性道出「當一個人花了十年寫一部小說之後，我相信所有要講的話在書上已經講完了」，沒想到以後東方白又講了十年的故事，以個人生命為基調，用最真最美的回憶與想像，講了「濃縮又晶瑩，像一首詩」的故事。

東方白很喜歡講故事，講到忘我時可以完全溶入在故事當中，他的肢體語言熱力四射，配上招牌式的爽朗笑聲，很容易感染聽眾的情緒。巡迴澎湖的一場演講，有關蔣介石巡視澎湖的真實故事就被他表演得栩栩如生：



《真與美》，東方白文學自傳，以另一個十年完成。